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

楊秀芳 著

大安出版社印行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

楊秀芳 著

大安出版社印行

本書簡介：

本書深入討論臺灣地區閩南語的各種語法現象。全書共分敘論、音韻、構詞、句法四章，分別對臺灣閩南語的現況、形成、分布，文白異讀與音韻變化，語詞結構與詞類劃分，以及句法類型等問題，提出了詳細的分析與說明。

書中對閩南語本字的考定和使用，尤能求其信而有據。本書是目前研究閩南語語法最爲全面的著作，尤爲語言學習和學術研究所必需。

作者楊秀芳女士，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教於該校中國文學系。

獻給我的爸爸和媽媽

◆ 有版權及著作權 請勿侵權翻印 ◆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

著者：楊秀芳
發行人：蕭淑卿
發行所：大安出版社

地址：100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一五一號二樓
電話：(02) 23643327 傳真：(02) 23672499
劃撥帳號：10103877 戶名：大安出版社
電子郵件信箱：taan1@seed.net.tw

一九九一年四月 第一版第一刷 0001~0500
二〇〇五年二月 第一版第五刷 2501~300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第三四五九號

定價：新台幣三〇〇元

總經銷：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戶：〇〇〇二四六六八號
電話：(〇二)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真：(〇二)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ISBN 957-9233-28-4

前 記

這本語法稿是在老師們的教導和朋友們的切磋下完成的，對於他們的辛勞和熱忱，我將永誌不忘。首先我要感謝丁邦新先生，是丁先生首先引導我、鼓勵我從事閩南語語法的研究。其次我要感謝梅祖麟先生，梅先生啟發我對語法結構作歷史的思考，開啟我語法研究的另一個空間。梅廣先生、李壬癸先生、鄭良偉先生、黃正德先生、洪惟仁先生、和何大安先生，各都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和資料，不但減少了書中為數不少的錯誤，並且使某些篇章的討論更為充實，這也是我所深深感激的。最後，我還要特別向大安出版社以及打字排版的朋友們致謝。沒有他們的大力協助，這本書不可能在這個時候順利出版。不過，書雖出版了，自覺還有很多不滿意和有待充實的地方。對我個人而言，這本不成熟的語法稿，是一個探索的起點，而不是終點。我誠懇地希望讀者們能不斷給我指正，讓我將來有繼續改進的機會。

楊秀芳

民國八十年五月

凡 例

一、配合電腦打字，本書所用語音符號說明如下：

- p：雙唇不送氣清塞音。如 p₀³「布」、cap⁸「十」。
 - ph：雙唇送氣清塞音。如 phang¹「蜂」。
 - b：雙唇濁塞音。如 bak⁸ bai⁵「目眉」。
 - m：雙唇鼻音。如 tim⁵「沈」。
 - t：舌尖不送氣清塞音。如 ti¹ to⁷「豬肚」、chat⁸「賊」。
 - th：舌尖送氣清塞音。如 tho²「討」。
 - l：音值介於邊音 [l] 和舌尖濁塞音 [d] 間。如 ling⁵「龍」。
 - n：舌尖鼻音。如 tan⁵「陳」。
 - c：齒齶不送氣清塞擦音，代表國際音標之 ts。如 cun⁵「船」。
 - ch：齒齶送氣清塞擦音，代表國際音標之 tsh。如 cho³「醋」。
 - z：齒齶濁塞擦音，代表國際音標之 dz。如 zuaq⁸「熱」。
 - s：齒齶清擦音。如 sau³「掃」。
 - k：舌根不送氣清塞音。如 ke¹「雞」、kak⁴「角」。
 - kh：舌根送氣清塞音。如 kho²「苦」。
 - g：舌根濁塞音。如 go⁷「五」。
 - ng：舌根鼻音，代表國際音標之 ŋ。如 bing⁵「明」。
 - h：喉清擦音。如 huat⁴「法」。
 - q：喉塞音，代表國際音標之 ʔ。如 thiq⁴「鐵」。
 - N：鼻化符號，表示該音節鼻化。如 san¹「三」。
- 閩南有成音節鼻音 m⁷(不)、ng⁵「黃」，本書簡化作 m⁷、ng⁵。
- 元音的發音部位則如下表：

i ü u

e ö o
 a ɔ

e 的音值近於國際音標 ϵ ， \ddot{u} 、 \ddot{o} 、 $\underset{\cdot}{o}$ 分別代表國際音標之 \ddot{i} 、 \ddot{a} 、 $\underset{\cdot}{a}$ 。

- 二、調類以 12345678 分別表示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去、陽入。臺灣流行的閩南語，多陽上調讀同陽去調，本書一概標以陽去調 7。弱讀調以 0 表示。調號置於音節尾右上角。調值詳見 2.3。
- 三、連讀變調後的調值，詳見 2.6。本書一概標以獨立時之本字調號。如「天」是 thi_N^1 ，調值為 44；「天公」讀為 $thi_N 22$ $kong^1$ ，標為 thi_N^1 $kong^1$ 。
- 四、一般句尾都讀本調，非句尾都讀變調。所舉例句中，不讀變調的語音後面加「#」；句點及逗點前則不加「#」。例如 a^1 ing^1 # u^7 lai^5 「阿英有來」（阿英來了）句中 ing^1 、 lai^5 讀本調。弱讀調之前一個語詞也讀本調，例如 cau^2 $chut^4$ khi^3 「走出去」（跑出去）讀為 cau 44 $chut$ 55 khi 31， cau^2 $chut^0$ khi^0 讀為 cau 53 $chut$ 21 khi 21。前者「走」讀變調，後者「走」讀本調。
- 五、文中凡是構擬的語音形式或語句，一律在前面加上星號「*」，表示這個讀音或語句並非從實際語言摘錄而得。
- 六、本字均以「」標出，不能確定者，用□表示。為行文方便，也常在「」內寫出國語語意相當的文字，下加一橫線表示它不是本字。

目 錄

第一章 敘論	1
1.1 台灣閩南語的現況	1
1.2 台灣閩南語的形成與分布	8
1.3 文白問題	10
1.4 有關閩南語的研究成績	14
1.4.1 音韻研究	14
1.4.2 語法研究	16
1.4.3 語言層的剖析	17
1.4.4 本字的探索	20
1.4.5 古閩南語的建構	22
1.5 本書取材及研究方法	23
第二章 音韻	24
2.1 聲母	24
2.2 韻母	26
2.3 聲調	34
2.4 單音字表	35
2.5 文白異讀表	118
2.6 音韻變化	134
2.6.1 後字聲母變化	135
2.6.2 前字韻尾輔音變化	136
2.6.3 前字聲調變化	137

2.6.4	弱讀聲調變化	144	3.3.13	連接詞	260
2.6.5	縮讀變化	147	3.3.14	語助詞	262
第三章	構詞	150	3.3.15	感歎詞	263
3.1	詞的辨認	150	第四章	句法	264
3.2	詞的結構	155	4.1	語句類型	266
3.2.1	單純詞	155	4.1.1	敘述句	266
3.2.2	合成詞	157	4.1.2	疑問句	266
3.2.2.1	重疊	157	4.1.3	命令句	266
3.2.2.2	附加	163	4.1.4	呼喚句	267
3.2.2.3	複合	170	4.1.5	感歎句	267
3.2.3	複雜式合成詞	183	4.2	簡單句與複雜句	267
3.3	詞類	185	4.2.1	小型句	267
3.3.1	名詞	186	4.2.2	完整句	269
3.3.2	地方詞	192	4.2.3	合成句	277
3.3.3	時間詞	195	4.3	語句結構	278
3.3.4	方位詞	197	4.3.1	主謂結構	278
3.3.5	定詞	198	4.3.2	並列結構	279
3.3.6	量詞	203	4.3.3	偏正結構	282
3.3.7	定量式複合詞	210	4.3.4	述賓結構	286
3.3.8	代名詞	214	4.3.5	述補結構	296
3.3.9	動詞	220	4.3.6	連謂結構	299
3.3.10	形容詞	239	引用書目		305
3.3.11	副詞	250			
3.3.12	介詞	257			

第一章 敘論

1.1 臺灣閩南語的現況

今日臺灣地區所使用的漢語方言，以閩南語為最大宗。除原住民居住的地區及流行客語的苗栗、新竹等處外，閩南語的流行，遍及全省各地。其它各省的方言，則少有能成群分布者。閩南語能在臺灣佔有這樣的優勢，起因於早期大批閩南移民的來臺開發。閩南語在臺灣落地生根後，經過幾百年的茁壯成長，現在是臺灣地區使用得最普遍的方言，因此一般稱呼它為「臺灣話」。

國民政府遷臺後，為了讓操持不同方言的各省民眾能夠彼此溝通，大力推行以北平方言為基礎的標準語——國語。標準語的推行是必要的。理想中，在政治、學術、商業等凝聚各省人才的公眾場合，應該使用標準語；在家庭裡、親族間，則最好使用自己的方言。前者可以取得溝通上的方便，後者可以縮短彼此的距離、增加談話時的親切感。標準語和方言本應發揮各自不同的功能，不可偏廢。臺灣地區推行了四十年國語，成效卓著，國語的勢力甚至進入到本應使用方言的場合。這種情勢的形成和學校教育、家庭教育都有關係。為了學好國語，老師常禁止學生在校說方言；而學生回家後，所接收的有聲媒體又多用國語，有些父母親也有意配合孩子使用國語。結果是國語固然學得不錯，但卻減少了學習母語的機會，甚至於有些孩子即使面對父

母親，也無法用母語表達。這種情形以臺北地區較為嚴重，中南部學生使用母語的比例就明顯偏高。

閩南語使用率降低，原因除了上述情勢使說母語的機會減少外，由於臺灣的社會結構和經濟活動起了劇烈變化，許多新事物應運而生，帶來許多新名詞，而新名詞絕大多數是用國語命名的。在說到這些新詞彙時，如果是傳統也有的事物，慣用閩南語的人，多半用閩南語特有的方式，如「洗衣機」說成 $se^2 san^1 ki^1$ 「洗衫機」；其他人也許用閩南語譯為 $se^2 i^1 ki^1$ 「洗衣機」，或者直接用國語發音。傳統所無的事物，一般很少用閩南語譯讀，即使是慣說閩南語的人，也會乾脆在談話中夾雜國語的發音。比方當他說「你最好去買微波爐」時，他會說「汝上好去買微波爐」，除了「微波爐」用國語發音外，其它用閩南語發音。這種現象，社會語言學家名之為「符號混雜」(code-mixing)。在面對新詞彙時，閩南語發音只是次一等的選擇，國語是擁有優先使用權的。新詞彙越多，國語的使用率便越高。

相對的，舊文明被新文明取代後，許多舊詞彙不再有使用的機會。原本說閩南語的人其舊詞彙正是用閩南語發音，舊文明逐漸消失，用閩南語說舊詞彙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例如從前碾米店賣米叫 $thio^3 bi^2$ 「糶米」，向碾米店買米叫 $tiaq^8 bi^2$ 「糶米」。現在食米多半在雜貨店或超級市場出售，買賣食米泛稱 $be^2 bi^2$ 「買米」、 $be^7 bi^2$ 「賣米」。傳統所用的「糶」、「糶」，年輕一代已經少有人知了。其它像 e^1 「挨」(磨石磨的動作)、 $hau^7 hia^1$ 「鬮槓」(舀水器)等語也隨著舊文明逐漸被遺忘。 $so^1 chau^2$ 「掌草」(用手摩挲田土以除雜草)、 $thuan^2 chau^2$ 「鏟草」(用鋤頭輕鋤土表以除雜草)、 $khau^1 chau^2$ 「薻草」(用手除草)、 $ing^3 pui^5$ 「壅肥」(種植以前在田土中加肥)、 $loq^8 pui^5$ 「落肥」(在植物根部附近下肥料)等

等農業社會常用的語彙，也隨著農業人口的逐漸減少、農耕方式的改變，其語意分別及用法，漸漸少為年輕一代所知了。

除了工商文明所帶來的影響，閩南語一般也有單純化的趨勢。例如從前有 $kong^2 chio^3$ 「講笑」、 $seq^4 chio^3$ 「說笑」， $bian^2 kong^2$ 「免講」、 $bian^2 seq^4$ 「免說」等語意相似的說法。現在一般多用「講」，「說」則逐漸少用，只出現在少數固定的詞彙，如 $kai^2 seq^4$ 「解說」、 $seq^4 to^1 sia^7$ 「說多謝」(道謝)中。其它如 cau^2 「走」、 $phau^2$ 「跑」原是一對語意略有差別的動詞，後者強調其「發足奔跑」(例如 $phau^2 be^2$ 「跑馬」)，比之前者單純指「跑」的動作，在速度及姿態上都有不同。現在一般只用 cau^2 表示相當於國語「跑」的意思， $phau^2$ 的用法已經少見了。

臺灣地區的閩南人絕大多數來自福建泉州、漳州兩地，經過三四百年的混居，各地所說的方音已經有程度不等的混淆。不但泉漳混淆，而且有些地方的讀法和廈門一樣，不知是受廈音影響，或是和廈門都會區一樣(廈門居民多來自泉漳)，泉漳混雜後趨易避難語音自然變化的結果。本書暫持後者看法，一來因為來自廈門的移民實在不多，不易產生如此大影響；一來因為我們看到南港安溪人後代，兩代之間 $ün : un$ ， $öe : ue$ 的對比慢慢在消除中。移民語音一般比世居祖籍的方音變化快速，我們可以根據十九世紀福建刊行的舊韻書和辭典，找出廈漳泉語音的特點，以之為尺度，觀察臺灣各地方音混雜變化的情況。

從 Douglas (1899) 的辭典來看，廈漳泉音主要的差異有：

(一)、陽韻開口字，漳州白話讀 $iõN$ ，廈門泉州讀 iun ，如「羊」有 $iõN^5 : iun^5$ 的對比。讀書音則有 $iang : iong$ 的對比，如「鄉」字漳州讀 $hiang^1$ ，廈門泉州讀 $hiong^1$ 。

- (二)、魚韻字廈漳泉有 i (或 u) : i : ü 的對比, 如「魚」讀為 hi⁵(hu⁵): hi⁵: hū⁵。支微灰韻廈漳泉讀 e : ue : ø, 例如「筮」、「未」、「談」分別讀為 che⁵: chue⁵: chö⁵, be⁷: bue⁷: bö⁷, khe¹: khue¹: khö¹。戈韻廈泉讀法同支韻, 漳州讀 ue 或 e。如「貨」讀為 he³: hue³: hō³, 「坐」、「螺」讀 ce⁷: ce⁷: cō⁷, le⁵: le⁵: lö⁵。泉州比廈漳多了 ü、ø 兩個元音。
- (三)、魚韻莊系字、齊佳韻字, 廈泉漳對比為 ue : øe : e, 如「初」、「細」、「鞋」分別對比讀為 chue¹: chøe¹: che¹, sue³: søe³: se³, ue⁵: øe⁵: e⁵。
- (四)、桓元魂文及唐韻仙韻的合口字, 漳州讀為 uin, 廈門泉州讀為 ng。如「團」、「轉」、「飯」、「問」、「村」、「黃」諸字, 漳州讀 thui⁵、tui²、puin⁷、bui⁷、chui¹、uin⁵, 廈門泉州都讀 thng⁵、tng²、png⁷、bng⁷、chng¹、ng⁵。
- (五)、真欣痕韻舌根聲母字, 廈泉漳對比是 un : ün : in。例如「銀」、「近」、「根」讀為 gun⁵: gūn⁵: gin⁵, kun⁷: kūn⁷: kin⁷, kun¹: kūn¹: kin¹。
- (六)、清青耕庚韻, 漳音 en, 廈泉皆為 in。例如「鄭」、「醒」、「爭」、「生」對比為 ten⁷(漳): tin⁷(廈泉), chen²: chin², cen¹: cin¹, sen¹: sin¹。

另外我們還知道漳泉連調變化也不相同。漳州陽平走向和陰平相同, 泉州則陽平變調的結果和陽去變調相同。「泉水」cuan⁵ cui²一詞, 漳州人讀來和「煎水」cuan¹ cui²調值相同, 為 cuan 22 cui 53; 泉州人則讀同「濺水」cuan⁷ cui², 調值是 cuan 11 cui 53。

臺灣各地方音的混淆, 以臺南為例, 市區在陽韻開口字、魚支微

灰戈齊佳韻及真欣痕韻、清青耕庚韻、連調變化的表現上, 屬於漳音系統, 但是卻沒有 uin 韻母, 全讀為 ng。安平區於連調變化和清青耕庚桓元諸韻、陽韻開口字, 都為泉音特色; 但是魚齊佳真欣痕韻除了「買」「賣」讀 bue² bue⁷保留泉音影響外, 其餘都讀 e, 為漳音特色; 支微灰戈韻則表現為廈門都會區特色, 讀為 e。再如宜蘭地區, 魚支戈桓元諸韻及連調變化, 都表現為漳音特色, 但是陽韻開口字讀 iun 而非 ion。豐原、南投、虎尾一帶, 魚支戈諸韻和連調變化都是漳音特色, 但是不讀 ion、uin。全省各地泉漳混淆的情形可說十分普遍。大體上交通便利, 生活容易的地區, 因人口流動量大, 語音互相影響, 會使得泉漳混淆的程度相對提高。以年齡層來說, 年輕一代又比上一代混淆得厲害。臺北地區勞動人口出入最頻繁, 其泉漳混淆的程度居全省之冠。洪惟仁經多年訪查, 對臺灣地區泉漳方音的混雜有深入的了解, 請讀者參看洪惟仁(1989)所作分析。

除了泉漳混淆外, 許多泉系方音也不再能維持古泉音的系統。1800年泉音韻書《彙音妙悟》杯、雞韻分立, 恩、春韻分立。現在只有臺北附近南港、汐止、坪林等地的安溪人後裔還完整保持這種對立, 其他的泉音區幾乎都把杯、雞韻讀為 ue, 恩、春韻讀為 un。例如「瓜」、「雞」南港等地讀為 kue¹、køe¹, 臺中沿海泉音區都讀為 kue¹; 「根」、「君」南港讀為 kūn¹、kun¹, 而中部泉音區讀為 kun¹。以《彙音妙悟》的系統作基礎來看, 南港等地以外泉音區的杯雞相混、恩春相混, 不是泉漳互相影響的問題, 因為漳州音有杯雞 ue : e 的對比, 恩春 in : un 的對比, 不同於泉音區的二類相混。南港等地以外泉音區的表現, 應是歷史演變方言內部音類合併的結果。這種歷史演變也曾發生在廈門。

臺灣地區閩南語有一項泉漳當地所無的特色, 就是日據時代移借

6 台灣閩南語語法稿

了許多日語詞彙。例如 pian⁷ tong¹「便當」、to¹ hap⁸「都合」、kam² sim¹「感心」等。又如稱呼年長婦女為 o¹ ba² sang²，稱騎樓為 lo³ ka³，稱載貨小車為 li¹ a² kaq⁴等等。一方面這些詞彙在語音上「閩南語化」，如 car「力」讀 kaq⁴，多了喉塞音尾，各詞讀音高低度也和閩南語調值相同；一方面因沿用已久，閩南人自己甚至不知道所用的詞彙是外來語。所以可以說，這些日語借詞成為臺灣地區閩南語一項特色。

關心臺灣地區閩南語的人，對此地閩南語的是否已經趨於式微，都有一份憂慮。有人因此主張要授課加強閩南語的教育，以挽救、保護這個古老典雅的方言。事實上，只要閩南人家庭中父母親確實地使用閩南語與孩子交談，同時也要求孩子使用母語，閩南語就能夠一代傳一代，不虞消滅。而且從本質上說，母語本是母親教給孩子的第一種語言，並不是一種適合在學校教授的課程，否則學校面對不同方言背景的學生，又該如何排課教授？

至於舊詞彙的逐漸淘汰、簡化，以及其他外來語詞彙的加入，或是各地方音的互相影響，都是語言演變發展自然的過程，固不必對此嗟嘆，企圖力挽狂瀾也是徒勞。需知文化是不斷成長更新的，許多舊日的文物在它完成了接續傳統的任務後，慢慢被人們遺忘，它所結合的語言，當然不可能獨獨還活用在人們的日常生活裡。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可以減輕不必要的憂慮，鼓舞我們創造更有價值的、屬於自己的新的傳統。這樣，這一代的閩南語經過汰舊換新，它不但不會絕滅，而且可以帶著它時代的面貌，將傳統交到下一棒的手裡。

國語在臺灣雖然推行得很成功，甚至影響到年輕人閩南語的使用率，但閩南語也無孔不入地影響了國語。可以說，此地流行的國語其實是一種受閩南語不同程度影響的「臺灣國語」。

人在學習第二語言時，往往會受母語發音習慣影響，用母語相近的語音取代。例如閩南語原本沒有捲舌音，只有齒齶音 c、ch、s。有些閩南人在學習國語的捲舌聲母時，便和 c、ch、s 相混，把「知」、「池」、「市」說成「姿」、「祠」、「四」。又如閩南語有喉擦音 h 而無唇齒擦音 f，因此在學國語時，也會把「發」說成「花」，「廢」說成「會」。韻母上，閩南語本無 ou（又）、ei（ㄟ）這樣的用法，有些人也就用閩南語的 o、e 去取代，把「歐洲」的韻母 ou 說成 o、「陪」pei 35 說成如漳州音「皮」的讀法 phe 13。再如泉州音把「英」說成 iöng，i 元音後面有個過渡音 ö，有些人也用這樣的發音習慣說國語。以上所舉的例子，其實誤讀的和被誤讀的語音差距不小，只要留意，應該可以避免。另外有些誤讀卻是很難避免的，例如聲調調值的掌握。國語的陰平調調值是 55，如「拖」讀 thuo 55，閩南語陰平調調值是 44，「拖」讀 thua 44。閩南人很容易在說國語時，把「拖」說成 thuo 44，調值降低為他母語的發音習慣。其它如國語的陽平調 35 和去聲調 51，陽平調值比閩南語的 13 高，51 的升降幅度又比閩南語上聲的 53 大，閩南人常用自己的調值讀國語，因此閩南人所說的國語，語調常常是比較低而且平板的，升降幅度不夠。在聲母上，據趙元任描述，國語的 ㄐ 是小舌擦音 X（趙元任 1980 中譯本：12），和閩南語喉擦音 h 非常接近。能夠正確分別這兩個不同聲母的人恐怕也很少，多半就把「花」（Xua 55）讀為 hua 44 了。

此外，臺灣地區流行的國語普遍沒有兒化及輕聲的用法，即使是咬字清楚的廣播員亦然。「橘踰淮而為枳」，客語閩南語皆無兒化及輕聲調，此地國語的缺乏兒化和輕聲調，大概也受了此地方言的影響。

在句法上，閩南語也影響了國語。例如閩南語 u⁷「有」，除可作主要動詞、接名詞性片語外，還可以作助動詞，接動詞性的片語：

(a) i¹ u⁷ san¹ lian² san¹. 伊有三領衫。(他有三件衣服)

(b) li² u⁷ tua⁷ bang² bo⁰? 汝有大蟒無?(你有大衣嗎)

(c) gua² u⁷ khi³ tai⁵ pak⁴. 我有去臺北。

(d) i¹ u⁷ se² sin¹ khu¹ bo⁰? 伊有洗身軀無?(他洗澡了嗎)

國語的「有」字本來只作主要動詞，後面接名詞性片語：

(e) 他有三本書。

(f) 你有沒有大衣?

結果現在也普遍在「有」字後面接上動詞性片語，成為：

(g) 他有去臺北。

(h) 你有沒有洗澡?

這顯然受了閩南語「有」字用法的影響。

受了這些不同程度的方言影響，臺灣地區的國語成為所謂的「臺灣國語」。面對這種現象，有些人心懷憂慮，感嘆「積非」不免「成是」。另一方面，也有人擔心閩南語會被國語侵蝕、取代，因而產生抗爭、排斥的心理。事實上，如果我們明白方言和標準語是功能互補的語言、缺一不可；又明白「積非成是」在語言接觸、變遷、融合的過程中是很常見的自然現象，便不會對此產生不必要的困擾。

1.2 臺灣閩南語的形成與分布

臺灣地區閩南語主要來自福建泉州、漳州兩地。事實上，閩南語只是閩語的一個次方言。今天閩南語的分佈範圍很大，包括福建省南部，廣東東部潮汕地區，海南島及雷州半島部分地區，浙江南部的溫

州、平陽、玉環和舟山群島，江西的鉛山、上饒、玉山，廣西中南部，四川境內部分地區，臺灣，及南洋群島中菲律賓、新加坡、印尼等地。分佈如此廣大，是後來不斷移民的結果。明代以前，閩南語主要分佈在泉、漳、廈門等地，及廣東潮汕地區、海南島等地。明代以後，因饑荒、戰爭，許多閩南人往海外移民，有些則往北移民到浙南等地，他們的故鄉其實都在閩粵沿海一帶（參看袁家驊 1960、陸嘉美 1983、楊秀芳 1987）。

臺灣地區移民最早的是澎湖。大約從南宋以後，閩南人常乘海運之便，往外遷徙到海南島、澎湖等鄰近海域，在當地屯墾謀生，終至建立漢人的社會。《澎湖縣誌》中，李紹章根據澎湖十大姓的現存族譜，查出他們多數來自金門、漳州、泉州。這一批批移民在澎湖落戶之時，便是閩南語植基於澎湖的開始。

明嘉靖後，大陸人口過多，生活不易。尤以閩粵兩省山多田少，耕地不足，又借地利之便，開始逐漸移民到菲、印、臺灣等地，也有一些遷到鄰近幾省。漢人入臺以前，臺灣本是南島語系民族（俗稱高砂族或高山族）居住的地方。初期入臺的漢人，因為數不多，又未形成固定的勢力，多半和原住民雜居、通婚，終至被同化。即使後來荷據時期漢人增加到數萬人之多，但在白人殖民政策下，始終無法獨立擁有自己的本土文化。直到鄭成功驅逐荷人，建立了漢人政府，漢人大增之後，臺灣纔開始有漢人的文化奠基下來。

漢人進入臺灣之後，佔據了丘陵和平原。根據魏源《聖武記》所述，乾隆五十一年臺灣的人口，漢人和高砂族的比例約為二十比一。又據日人在據臺初期所作調查，漢人中以來自泉州、漳州的人最多。而民國九年日人所作戶口普查中顯示，臺灣的漢人，祖籍為福建省的佔百分之八十四點六，祖籍為廣東省的佔百分之十五點四，來自其他

省籍的僅有二百多人，不成比例。可知明清兩代遷居臺灣的漢人，幾乎都來自閩粵兩省，其中又以泉、漳的閩南人為最多，這就奠定了臺灣地區閩南語的基礎（參看 1972 年《臺灣省通志·人民志·人口篇》）。

由於移民聚族而居，形成錯落間雜的漳音區、泉音區。根據日人在光緒年間所作的臺灣人口普查，《日臺大辭典》繪成語言分佈圖。該圖顯示：宜蘭，臺北部分地區，桃園部分地區，臺中，南投，嘉義及臺南內陸地區，高雄部分地區等，主要通行漳州音；基隆，臺北部分地區，淡水，清水，鹿港，臺西，嘉義及臺南沿海地區，高雄及屏東部分地區，主要通行泉州音。今天的各地讀音，便是在這個基礎上又進一步彼此有所影響混合而成。

1.3 文白問題

所有的閩語都有大量的文白異讀字，並且幾乎各成系統。「文」「白」本是就語用的觀點說的。一個語音通常出現在配合文字而讀的場合，便叫它「文言音」或「讀書音」；若是經常出現在口語交談的場合，便叫它「白話音」或「口語音」。以閩南語為例，「行」有 hing⁵、kian⁵ 二音，hing⁵ 只在文讀詞彙如「行為」、「行動」裡出現，kian⁵ 則一般口語中常用，因此前者叫文讀音，後者叫白話音。像這樣一個詞有兩種讀音、兩種語用的場合，我們便說它有文白異讀。有時一個詞會有兩種以上的讀法，例如「石」有 sik⁸、siao⁸、cioq⁸ 三讀，「腸」有 Chiang⁵、tiong⁵、tng⁵ 三讀，這是因為這些詞正好保留了三個語言層的讀法。有時一個詞不論在讀書或口語的場合都只有一種讀法，如「租」只有 co¹ 一讀，這可能表示它本來文白

讀音就相同，也可能表示文白當中一種讀音遺失了，現在只好一音而文白兼用。閩語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而複雜的文白異讀現象？

閩地原是百越散居之處，它在歷史上經過許多次移民潮。據古史記載，秦始皇時就已經設立閩中郡。漢武帝平南越後，設郡遠至海南島的儋耳、珠崖。此後中原的漢民族或因征蠻，或因避難，自北而南一波波的移民入閩。見於記載，較大批的移民有五胡亂華時，東晉南渡，遠至泉州附近。此後南朝士族，根本就活躍在南方。唐時河南陳政、陳元光父子率五十八姓軍民到福建征蠻，設漳州行政區。北宋以後，北方異族入侵，中原漢人又大舉南下避亂。早期的移民帶來了當時北方的語言，落地生根後，成為閩語的基礎層。因為它們大都出現在日常生活口語裡，因此我們稱呼這種早期的語言層為「白話層」。以白話層語言為基礎，閩地又接受了不同時代優勢語言的影響。相對於口語，各時代進入的優勢語言往往結合著文字出現。像這樣一波波借入的讀書音系統，我們叫它作「文讀層」。相對於白話層，「文讀層」總來自較晚期的語言層。

白話層和文讀層，可能分別由好幾批的移民、好幾層的語言累積形成，我們雖無法逐一地替它們精確定出語言層的時代，但可以就音韻特徵大致判斷。具有同一特徵的語音，往往可以連帶形成一個群，可藉以判斷它們是屬於同一個語言層，因此我們說，文讀白話幾乎各成系統。

在語言層積時，語言接觸後競爭、融合、取代的變數很大。或者競爭之後兩者妥協，各留下一部分音韻特徵結合成不文不白的形式。例如「方」有 pang¹、png¹、hng¹、hong¹ 四種讀法。根據對整個聲韻結構的綜合觀察，我們知道陽韻字讀 ang、ng 韻母者是不同白話層留下的讀法，讀 ong 則是文讀層的特點。此外，輕唇音字讀雙

12 台灣閩南語語法稿

唇音是白話層特點，讀喉擦音是文讀層特點。因此我們可推斷「方」的 pang¹、png¹是白話層讀音，hong¹是文讀層讀音。至於 hng¹（如「藥方」ioq⁸ hng¹），聲母表現文讀層特點，韻母表現白話層特點，這大約是文白層讀音競爭之後妥協的結果。有時候早晚期語言接觸競爭後會並存留下，例如「夫」的 po¹、hu¹並存。有時早期語言層讀音被晚期語言層讀音取代，例如「風」雖是自然現象，理屬基本詞彙，但閩南語只有文讀聲母 h 的讀法 hong¹，而無白話層雙唇聲母的讀法。按照情理推測，閩南語在白話層時代應該就有「風」的語詞，後來大約是被文讀音完全取代了。有時則文讀層讀音競爭不過白話層讀音。例如周禮考工記輪人有「𨮒」一詞，鄭玄注云「人脛近足者細于股，謂之𨮒」，此即閩南語 kha¹。唐宋時閩南士子讀考工記，如果按字書反切應該讀為 khau¹，這是文讀層正規的讀法。今天閩南語社會並無 khau¹一語流行，皆讀為 kha¹，顯然「𨮒」的文讀層讀音競爭不過白話層讀音（「𨮒」在肴韻，肴韻有 au : a 的文白層韻母對比）。此外，不同的方言對同一事物可能選用不同的詞彙，古代「𨮒」、「腳」本都用來指稱「足」，閩南人保留「𨮒」的用法，官話多半保留「腳」的用法。於今看來，閩南人仍使用「𨮒」一詞，顯見多少年來主流漢語的「腳」也一直未能取代閩南社會的「𨮒」。因為語言層疊積消融的情況很複雜，每一個語言層的每一種讀音，其競爭能力未必相同，因此不容易尋出簡單的規則來預測語言層的保留情況。這是我們在討論文白問題時，對「語言層積」必需先具備的認識。

在今天的閩南語社會裡，白話用途或文讀用途有時並無絕對的分別。白話層讀音可出現在廣播的新聞稿裡，如「行政院長」讀 hing⁵ cing³ in³ tiun²，首二字為文讀層讀音，後二字為白話層讀音。「院

長」二字從未聽廣播員用文讀層讀音讀過。另一方面，因時間不斷飛逝，許多舊日借入的文讀音，已經消化進閩南語的社會裡，成為口語交談中經常出現的語彙。例如「扶」有 hu⁵、pho⁵兩種讀法，後者為雙唇聲母，表現中古以前重唇音的特色；前者讀 h-，是中古以後唇音分化出輕唇音以後纔借入的文讀層讀音。時間上一早一晚，非常清楚。可是在今天的閩南語社會裡，hu⁵卻可以出現在口語語彙 hu⁵ hu⁵ chian² chian²「扶扶請請」（前後簇擁的樣子）中。再如豪韻字有 au : o 韻母的文白異讀，不論從效攝一三四等的韻母比較來看，或從聲母表現來看，都顯示 o 韻母者為白話層讀音，au 為文讀層讀音。但是豪韻「草」字一般卻認為白話讀 chau²、文讀讀 cho²。這樣的看法與從系統上觀察得來的結果正好相反。可以說，今天的閩南語不論在讀書或口語場合，都有或多或少的文白混用情形。

所幸文白混雜還是有限度的，我們可以根據多數的有清楚分別的文白讀音作為核心，吸收少數的游離分子。嚴格地說，我們所關心的是白話層讀音（或早期語言層讀音）和文讀層讀音（或晚期語言層讀音）的分別，而非白話音和文讀音的分別。「白話音」、「文讀音」是就語言應用的觀點來說的；「白話層讀音」、「文讀層讀音」是就語言層次的觀點說的。研究閩南語的歷史音韻，所關心的是它在時空坐標的位置，因此語言層的分析是重要的工作。分析語言層時，可先掌握具有音韻特點的文白異讀字，它們比較容易判斷到底屬早期語言層或晚期語言層。例如「扶」字讀 hu⁵屬晚期語言層，讀 pho⁵屬早期語言層。音韻特點可依據漢語音韻史上的各種線索慢慢建立起來，可憑藉的音韻特點越多，建立起來的閩南語語言層便越堅實可信。許多文白同讀字更可以根據已建立起來的各語言層的音韻特點，去判斷該讀音是來自早期語言層或晚期語言層。

1.4 有關閩南語的研究成績

閩南語極富研究價值，不論是平面的音韻研究、語法研究，或是語言層的剖析，本字的探索，古閩南語的建構，都能吸引學者探討鑽研。而辭典、諺語的編輯，方言的紀錄分析，保存語言資料，提供作為研究基礎，功勞極大。本節分項介紹各種研究的意義及代表性著作，書後附錄另有「引用書目」一項，蒐集閩南語重要而常見的辭典、方言紀錄，及比較詳細的研究著作，請讀者參考。更詳細的著錄，則請參考吳守禮（1963）、村上嘉英（1969）、丁邦新等（1977）所錄書目。

1.4.1 音韻研究

閩南語有一個音韻特點是單詞獨立時有它一般的讀法，當兩個以上語詞造成緊密結構連讀時，就會產生聲調的變化。聲調變化很受學者注意，除了有周辨明（Chiu 1931）、李壬癸（Li 1966）、鄭良偉（Cheng 1968）、溫知新（Weingartner 1970）、張裕宏（Chang 1972）、中嶋幹起（1972）、洪惟仁（1985）等諸位先生專文討論外，許多音韻描述的著作如羅常培（1930）、董同龢（1957、1959）、董同龢等（1967）、董昭輝（Tung 1964）、丁邦新（1970）等，也都討論到這個問題。一般學者比較注意的是前字變調，弱讀的輕聲調變化，則較少論及。

閩南連讀變調是一種必用規律，不變不行。學習閩南語如果不能掌握變調規則，就不算成功。另外，閩南語在語詞連讀時，還可能產生韻母的變化，如本書 2.6.2 及 2.6.5 所述。這種變化是可用規律，話

說得慢時就不會有這類變化。韻母變化的問題少有專文討論，除了鄭良偉（Cheng 1985）討論到韻母的縮讀外，只偶而在一般性的音韻描述中，看到簡略的介紹。

研究閩南語的連調變化，可能具有一個深刻的意義，那就是可從連讀變調探討深層的問題。閩南的連調變化和國語前字上聲的連讀變調情形不同。國語是因為發音困難，因此「老李」lau 214 li 214 簡化為 lau 35 li 214，「理由」li 214 iou 35 簡化為 li 21 iou 35。閩南語連調變化的原因不是發音上的問題，因為雖然「洗」se 53 要變調成為 44，纔能造出「洗衫」se 44 san 44 的詞，但這並非因 53 44 這樣的聲調組合有困難，試看「故鄉」ko₅₃ hiong 44、「厝餃」chu 53 kha 44（房客）、「教書」ka 53 cu 44 等等皆是，所以說閩南語的變調不是語音層面的問題，而是更深層的問題。

它可能受什麼深層因素影響而進行連調變化？關於閩南語的連調變化，有兩種相反的看法。一種以獨立調為本調，連讀調是因為後面接了其它語詞而變調；一種以連讀調為本調，獨立調是因為獨立無依傍而改變原來調值。這兩種看法都還需要更充足的證據支持，孰是孰非，姑且不論。從這個問題的討論上，我們可以知道，連讀變調的行為本身可能透露關於歷史變化的訊息。此外，閩南語還利用連讀變調來表現語法結構上的不同。kha 44 # sng 44 # ciu 53 # lng 53「餃瘦手軟」若不變調，則是兩個句子並列，每句各由主謂結構構成。如「後日」的「後」變調讀為 au 11 lit 33；或「後」不變調，「日」弱讀，讀為 au 22 lit 21，意義各不相同。前者為偏正結構的複合詞，中心詞是「日」，「後」是修飾語，非焦點所在，因此「後」變調，指「日

後、以後」的意思；後者焦點在「後」，所以不變調，指「後天」之意。

1.4.2 語法研究

閩南語作為漢語方言的一支，有它很特殊的語法現象值得研究。閩南語法特殊的原因和它早期從主流漢語分裂出來有關，例如閩南語用句尾助詞「矣」（中古以後寫作「也」）表現完成語氣（參看楊秀芳 1991 a），這種存古的用法，在漢語方言中是很少見的。例如國語使用宋以後虛化的「了」作完成語氣詞。閩南語「有」可作助動詞，接動詞片語；否定詞用「無」、 m^7 、「未」（「不」 put^4 只固定在少數詞彙中）；人稱代詞用「汝」 li^2 、「伊」 i^1 ，不用「你」、「他」等等，都是富饒趣味的語法現象。

對閩南語構詞及句法現象研究最多的，首推鄭良偉（1974、1977、1978 a、1978 b、1980、1981、1982、1985、1988），其它如黃丁華（1958 a、1958 b、1958 c、1959、1961、1963）、李壬癸（Li 1971）、陳秀英（Chen 1972）、林雙福（Lin 1974、1975）、李英哲（Li 1975）、李振清（Li 1978、1983）、鄧守信（Teng 1982）諸位先生也都有著作發表。以上著作或者描述某一方面的語法現象，或者利用西方的某種語法理論深入剖析閩南語某一類語法問題，都極具參考價值。拙著（楊 1991 a）則從歷史語法的觀點看閩南語的完成式和「了」 $liau^2$ 的用法，推斷閩南語完成式句尾助詞為「矣」，而閩南語虛詞「了」 $liau^2$ 和國語的完成虛詞「了」 $l\ddot{o}^0$ 原都來自唐五代的「動賓了」結構，後來各走了不同的發展路線，導致今天國語有「動了賓」而無「動了補」結構，閩南語有「動了補」而無「動了賓」結構（詳見楊秀芳 1991 a）

。

研究語法現象可以採不同的途徑，不論是深入研討底層的某些語法結構，或從歷史角度研究語法結構的演變，它們都需要一個全面的描述語法作基礎。李獻璋（1950）《福建語法序說》是一本全面性描述的語法書，惜以日文刊行，流傳不廣。近許極燉（1990）亦有新作。

研究或描述閩南語法現象的意義可說的有：(一)、閩南語法作為漢語方言語法的一支，它提供豐富而頗有殊性的語法現象，讓研究漢語語法的學者能有較全面的了解。中國的語法研究從《馬氏文通》以後，頗受印歐語八大詞類語法分析模式所影響。我們如果能確實掌握所有漢語方言的語法資料，可據以發展出一套能展現漢語本質與特點的語法分析模式。(二)、可通過歷史語法與方言語法的結合研究，深入了解閩南語在整個漢語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我們可參考口語文獻所記的各種語法資料，探討閩南語如何從主流漢語移借語彙，如何自己內部發展出具方言特點的語法現象。

1.4.3 語言層的剖析

1.3 節討論到閩南語由多個語言層疊積消融而成，因此造成一字多音現象。這些異讀常表現出早晚不同時期的語音特徵，可供我們據此剖析語言層，推斷語言層的時代。

剖析語言層主要包括兩部分工作：一是決定哪些音來自同一個語言層，一是決定各語言層各在什麼時代。

第一部份工作，主要是依據漢語音韻史的各種線索判斷哪些音可能屬同一層。例如喻三讀為 h（「雨」 ho^7 、「雲」 hun^5 、「遠」 hng^7 、「園」 hng^5 ）的情形可能代表某個時代語言層的特點，匣母